

乾隆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三十二

藝文八

郡學故優行生員肯構郭公墓誌銘 錢大昕撰

三晉以孝友世其家者曰平遙郭氏五世同居門無異財縣學生肯堂肯構兩翁實董其家政每督學使者至輒旌其門以示勸士大夫翕然交稱之今春肯構公卽世將卜葬於城西十里之長寧原其從子禮實狀其行事乞余銘禮實與余同年進士肯堂公子也讀其狀質而無溢美故樂得而書公諱大址肯構其字始祖諱思忠自陝西渭南縣徙平遙之王郭村其十世孫曰三耀

生縣學生紹儀紹儀生三子長爾強爲肯堂翁之考季爾翰實生公故公於肯堂翁爲從父昆弟公少肯堂翁一歲總角時食同器卧同榻入塾同硯席旣冠同籍學宮自壯至老晨夕相依雖同產無以過也公狀貌嚴重鬚長尺餘事親孝交友信視端行直非禮不動家世同爨食指衆多而肯堂翁性曠濶事無大小悉委之公每辨色卽起諸子姓上堂問起居惟謹婚嫁喪祭必裁以禮平居服用皆取儉樸獨課子弟讀書必延名師一門羣從學業皆有師法平遙三百年來以進士起家者自禮賓始公之教也禮賓之孫於公已親盡公撫之如已

出有過輒加箠楚公既不以屬疎引嫌家人亦帖然無  
少嫌也姑之子某負官錢二百緡吏逮治之急旦夕且  
瘦死公齎白金詣縣代輸之得釋諸姑之孫以貧告者  
公出資數百金俾各作生計折閱殆盡無慍色或諷公  
不善殖財則曰吾藉先世遺產家頗饒彼雖遠戚自吾  
祖視之皆外孫曾也吾敢私先人所有哉公生於康熙  
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六  
日春秋七十有二配高氏子男一人于京國學生女三  
人適國學生梁理介休縣學生范韜光國學生張應璠  
孫男三人豐型豐烈豐孚銘曰子壯出分俗自秦別籍

汾州府志卷三十一 二  
異財始弟昆戚單服盡行路均不念厥初同一身范道  
根李聖伯五世同居表史冊誰其繼之平遙郭千秋萬  
載視貞石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公墓碣并銘

錢大昕

吏科掌印給事中汾陽曹君學閔一日過其同年友錢  
大昕告之曰某之先人行甚高而不求聞於世既歿四  
十年士大夫數鄉之耆德宜有後者必首屈一指焉夫  
無善而誣其先非孝也有善而不能彰非義也某生十  
二年而孤於先人行事知之不詳惟夙所聞於先太宜  
人及親故常所稱述不誣者粗識一二乞吾子一言以

志墓石給事人品修潔其文質直無虛詞乃詮次而志之曰公諱曰英字彥傑世居汾陽縣城北十里之太平村曾祖朝仕嘗遇異人授以術可暴富終不一試客請以千金受其方曰挾術而忘義豈惟害人兼將害已固弗與易簪時告其子曰吾得異術非不知可少利汝曹也然遺之以利何如遺之以正乎術竟不傳公未冠失所怙事母夫人孝爲邑諸生有聲庠序間與人交有終始重然諾儻好施予宗鄙賴以舉火者甚衆邑有王惠菴先生者孝子也貧而樂道獨與公善歲時常餽之粟寒則遺之布人或效公所爲王先生輒怒曰若豈彥

傑比哉。安得以所有溷我。張媼者。於母夫人爲中表姊妹。嫠老無所依。公養之終其身。張病且死。語人曰。吾受曹氏恩。無以報。天道有知。其子孫必有顯者矣。汾之士斥鹵可鹽。塞外鹽亦間有。擔以至者。例皆禁不得售。而令商轉安邑池鹽鬻於市。道險又回遠。鹽益貴。豪商倚勢凌平民。輒誣以私販罪。公稔其害。糾同志詣官白狀。請均其稅於糧。而逐商事。得行。民至今以爲便。居鄉務爲退讓。子偶與邨毗。詬語。卽扶之。曰。此吾鄰里。卽汝諸父行。孺子敢無禮邪。親詣毗舍謝失教。不計其曲直也。年五十有一。自尅其亡之日。病革。家人移床正寢。笑曰。

尚須數刻及期整衣冠而逝實雍正九年九月三日也  
配王宜人壽陽縣儒學訓導凝道公之女奉養君姑數十載無間言後公二十歲卒子男四人長學會次學思  
季學雍給事其叔子也登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檢討累遷今官女五人孫男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儉給事又言公歿後數日見夢於給事張蓋輿馬導從甚盛到家撫諭子弟如平時類世俗所祀神人者嗚呼幽明之理固不可測而行道有福其常也世果有神人其必在正直而壹者矣生不求聞死而神之此理之可信者夫給事在翰林日



逢國大慶得贈及父母

勅贈公儒林郎翰林院

檢討王宜人 贈安人葬在本村之西原以乾隆十八

年歲次癸酉正月二十六日銘曰西河古郡卜子所教  
凜然節概先民是倣亶亶曹公行善於鄉貞固隱括以  
矯俗涼五十未衰乘化則止匪天靳之以昌孫子幽蘭  
空谷其芳不言過者必式有道之阡

宋孟曹玉山救水災文

郭興讓

汾水源出管涔南經太原合涂晉諸水而流益廣抵平  
介間地勢平衍水不受制每夏秋汎水怒漲則漂沒田  
廬淹斃人畜不可勝數蓋延袤百餘里間瀕河村落靡

有寧宇。丁亥七月，霪潦連日夜，汾水衝決，沿河浸沒數  
十村。而平邑南官地村爲害尤烈。平地水深丈餘，居人  
二百戶，屋宇盡圯。婦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號呼望救。  
人爭逃命，雖兄弟妻子不相保。余姻孟曹玉山、昆仲新  
構大廈，地高廠水不能浸。急具木筏，拯溺水者於家。男  
女凡數百口，有奇。分處內外舍，朝夕煮粥饋之。歷五六  
日，無難色。村人舉手加額，相謂曰：「今日之患，微宋氏兄  
弟活我，吾其爲魚矣。」水退，衆始稍稍引去。蓋二百戶舉  
得無恙，是舉孟曹倡之，而經紀衆人之居處飲食，使各  
得所者，則玉山偕弟璉與侄大鵬之力居多云。十月水

涸村人旋集故里將製屏酌德以誌不忘孟曹却之再三卒不獲村人於是走予乞言予考古傳記所載救災恤患若潘好古葉封翁輩所活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子若孫登甲科履臺鼎其食報彰彰如是今孟曹昆季拯數百人於洪濤巨浪之中而衽席之飲食之其惠澤所及視古人何如其食報於將來寧可量邪雖然使孟曹昆弟預圖食報而始爲是舉則是有所爲而爲之此心已爲利欲所障徇利之人其肯捐目前顯據之利而圖渺茫不可知之報邪惟目擊漂泊之狀耳聞號呼之聲中心惻惻如疾痛在身欲須臾緩其拯救而不能自

已而豈有所爲而爲之也哉。孟曹昆季幸推廣此心遇災則救見患則恤將德施無窮蒙休者不獨在一鄉矣予拭目望之。

遊超山記

郭興讓

超山於吾邑最稱名勝。乙亥秋侍家君杖履往遊焉。自城南車行三十里皆平田廣疇無可登眺。近東泉隱隱望之煙樹蒼茫中遠峯時露始令人有谿山之想。逾五里至郭谷灘灘際兩岸間亂石縱橫如卵如棋最奇者如舞人如奇鬼卧獸不可名狀。水從石間流出潺潺有聲灘行數十武綠磴東上有徑鑿山腰間廣可並騎遇

險狹處須側肩行左顧石壁百仞立巔有林木望之若  
小草狀右臨深澗水溶溶不可逼眎偶一搖目意凜然  
輒欲墮下盤折紆迴十餘里始復下灘中境稍平曠神  
色徐定廻眎逕上行者如置身我眉天半自是折而東  
磴益高澗益深崎嶇不減前逕而懸崖怪樹怡人心目  
登陟之艱殆若忘之東行半里許崖壁如削多宋元人  
刻章漫漶不可讀余方攀攀其下而山僧已軋然啟扉  
肅客矣揖同儕扶老人拾級上憩百福禪院院東偏有  
閣曰飛雲清光左峙紫蓋遙臨疊嶂層巒皆几席間物  
南瞰松嶺蒼翠接天此身殆欲飛去因亟呼山僧前導

觀龍泉泉卽前灘潺潺作聲者也水流齧石成澗廣不可踰通之以梁踰梁而上抵萬松嶺濤聲謖謖若與水聲上下相應和然立其巔遙望遠峰湧螺獻翠昌黎所云天宇浮修眉者彷彿遇之寺僧遙指東嶺招提境更幽邃俗所謂後寺者是也余欣然神往方欲偕同儕鼓力而前於時日西沉風颼颼響林木間遙見老人從閣上舉袂招之乃相率尋故道下還寺中已深黑不見人矣越宿而去時同遊者余友梁修六郝康侯及門人安東之郝大臨田大全也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朱筠撰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謨焉及少有所知識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然問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不寔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

重學問之無以爲子也。學問謹以其所知識者告子。子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按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郡北之太平村。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授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



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堦上。抱兒泣。俄見乳狸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敗也。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名師。何先生者。遊萃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者。學甚高。性尤忤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輒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竅駁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於其子者。無不至。

其有傳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  
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賙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  
張媼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老無所歸先生推母  
天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  
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  
處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過見怒  
於其父父過怒鳴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  
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間長子學會與村中老農語言不  
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  
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

農謝過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有所畏。懾。雍正中。郡人苦鹺商之橫。而郡下地故可煎鹽。且黃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郡中。食無缺。先生先率郡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郡民願均鹽稅於田。良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郡人至今賴焉。先生生平奉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當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豫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惡。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臥

其上獨置冠於胸微笑曰尙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子學閔夢先生駕軒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沫者邪先生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卒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贈先

生暨夫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曾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之孝於親睦於家任卹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

端用揭於墓道之石以告來者謹表

正汾州府名宦祠秩祀碑

孫和相

祀典之有名宦嗚呼難言之矣或數十年中羣思其功德久之而姓氏至莫之能舉或得於民不必得於上而以罪去官民雖心予之在官者未敢顯列之至若昔時撰次志書郡縣流移考之不審同名異地雜取於篇按以秩祀初無證實加之前後沿襲訛舛相承汾州府名宦祠舊在祀典廿有七人其五人宇文測西魏大統六七年間行汾州事王雅後周明帝初除汾州刺史韓褒保定三年王慶大象元年而舊訛西魏曰後周至後周

三人則又一繫之晉一繫之西魏一繫之後魏典禮之地若是其茫昧乎西魏之汾州在今陝西宜川縣後周之汾州其一在今吉州卽東魏所置南汾州其一在今霍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爲呂州而唐汾陽郡王郭子儀鎮絳州絳在汾水之陽唐時州郡無名汾陽者也此五人者未嘗官斯土然記稱有其舉之莫敢廢則以賢而祀又何慙焉刁雙北魏肅宗時拜西河太守而舊繫之晉房豹北齊河清中而舊繫之三國魏其餘前後失次寔多不可以勿正也唐汾州刺史崔宏禮史稱其短於治民又以愛利務多積見譏不宜列於祀其賢而功德

及民舊失考者北魏裴良暉李衍蕭大圖唐崔隱甫徐  
堅杜希望薛從崔圓劉暹王果父裴向魏謩宋郭達張  
確賈亶金郭企忠傅慎徽許安仁烏古論德升完顏訛  
出虎明茹志道紀正張軌李善葉穆伍秀海鯉高俊張  
恕郁浩何賢王崇慶郭鏗王正中劉坤於敖張倌孫繼  
魯葛守禮齊宗堯白夏麻溶劉一佺劉光祚王肇生侯  
君昭國朝周召南凡四十有七人或以賢良稱或以  
忠義見千古之人心懷之如一日也可勿祀乎他如石  
州刺史離石郡太守仍祀永寧州名宦八州縣之賢良  
忠義祀於各州縣不在此數夫未祀而宜增既祀而宜

廢且非官於斯也既祀而援莫敢廢之文以進之寔官於斯亦既祀之矣稽其治行退之祀典之設要以功德爲斷觀於斯者可以悚然懼矣

治汾說 孫和相

乾隆二十六年文水縣知縣顧學海議稱縣境汾河自清源縣交界止縣界六十餘里爲寧武靜樂陽曲平遙縣次太原谷徐清源交城祁縣永寧州壽陽榆次之處汾河而外尙有文峪瓦窯磁窯蒿衆水匯歸之亦俱流入文邑籍汾洩水夏秋汾水泊五馬等河亦俱流入文邑古及今從無隄垓而泛漲其勢洶湧遷徙無定自尙少下游永樂村以下平遙汾陽一帶河槽甚淺其害爲甚沿河沙土不堅督民所築之隄又非官工可比本浮鬆單薄不足以防異漲又稱汾河遷徙靡常猶能歷歷言年來已不知幾經更易耆老目擊者猶能歷歷言



之凡遇異漲奪溜改道之時奔騰浩瀾頃刻另自成槽寔非單薄隄堰所能防禦禦而汾河水隨沙壅附近悉繫帶沙之土其性鬆浮萬難挑濬且亦不堪築隄日下所有隄堰高寬不過數尺各處民力不齊原皆有名無實是無隄固難禁其泛溢有隄亦不能保其歸槽無隄而在上游四處散漫之害輕有隄而聚於下游一處衝決之害重嗣於二十七年平遙縣知縣李在田議稱縣境汾河自文水縣交界之回回堡起至介休縣交界之李世村止縣亘四十餘里自築夾版隄堰以來汾水泛漲之際急流衝決勢不能免地畝更多受害似不若廢棄隄堰聽水漫散順流卽有淹沒爲害亦輕縣境與文水縣情形相同民間向有護村隄堰似可做照文水縣沿河有種麥田者亦聽築隄防水麥收後卽行廢棄聽其漫灘民力獲免疲敝且汾河水勢洶涌沙土築隄不能堅實一經泛漲卽至衝決終歸無益不如順水之性聽其自流無庸兩岸修築夾版隄堰

汾水上自太原府之文水縣下至府屬之介休縣百餘

里間每遇夏秋水漲近河居民田廬屢被淹沒乾隆二十一年會議於河身兩岸修築夾版隄堰因旋築旋衝遂惟於種麥之處各自築堰保護麥田歲十月起工二月竣工六月麥旣收卽聽其衝漫其後文水縣知縣顧學海平遙縣知縣李在田廢隄之議不過以汾川泛漲時單薄之隄徒敝民力無補於事而已夫黃河二漳永定子牙等河最難施治沿河亦多沙土尙可爲隄而謂汾不可隄無是理也汾自陽曲太原徐溝而下匯合衆流至此勢已盛大而汾陽孝義之東平遙之西介休之北古時往往多陂澤則地勢卑下可知後代改爲民田

聚爲村落由來已久遂忘其本澤地也考昔人棄地爲澤之意禹貢曰九澤旣陂胡肅明云陂卽隄也而川澤之隄其用各異川於兩岸築隄制其旁溢澤則環而陂之爲水門以時蓄洩川水暴至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則開下門以溉田書傳所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六石門號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廻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圍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此陂古法也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

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盛舍其中觀此可知  
廢澤爲田出於謀國者之見小利而貽大害古人涸水  
之地無尺寸不耕致百川決溢民無寧居翟方進壞汝  
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胡靈運求會稽回踵岬嶂二湖  
以爲田而太守不許近考之府境城東文湖宋時名西  
河濼轉運使王沿廢爲田民不以爲便熙寧初御史劉  
述請復之金大定間濱湖居民又欲涸以爲田州守傅  
慎徽力爲嚴禁陂之不可廢也如此今如西河濼鄆城  
汴之屬在府境汾川左右者一皆輸賦民田有川無陂  
水大至則渾洪最怒無所分殺徒恃隄制防亦非左右

各棄地數里厚爲之隄固難以禦盛漲也若倣黃河隄  
工以治汾半之亦已足計豁糧地凡若干頃晦民失其  
業宜規畫奠安之者凡若干戶是以一時難行不得不  
爲之說謂聽水漫散之害輕而已如僅漫散害猶可測  
而按之顧議中有數十年來幾經更易奔騰浩瀚頃刻  
成槽之語此汾川轉徙實錄然則居民適當其衝者隨  
流而下何可不預爲籌哉

狄武襄公神道碑跋

曹學閔

宋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護國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河中

尹判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七百戶食實封貳阡一百戶贈中書令兼尙書令諡武襄狄公神道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尙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昭文館知審官院提舉集禧觀公事上騎都尉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奉勅撰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奉勅書其碑額則仁宗御書賜之故碑文之上方別題御篆賜額四大字不與諸臣儕也碑文首云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河

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於州未幾以薨聞考宋史本傳嘉祐中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仁宗以至和三年九月辛卯改元嘉祐青之罷樞密在是年八月故碑文猶稱至和也傳當云嘉祐初而云嘉祐中其卒在二年三月而云二月皆史家之失也傳稱爲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碑止書保大軍傳稱爲秦州刺史碑作秦州皆當以碑爲正據宋史書多作智高古字蓋通用也武襄之功宋中葉以後罕有及之者而中朝文臣出死力以沮抑之雖以歐陽公劉原

父之賢猶并爲一談意欲殺之而後快不已甚乎徒使折衝禦侮之臣不得久安於朝宋之不振有自來矣

西河考 曹學閔

西河之名始見於禹貢雍州西距黑水東據大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雍州之東而云西河者據堯都冀州言之猶豫州之河曰南河也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歷龍門以至華陰幾二千里皆在冀州之西則皆得以西河目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者特因經有龍門西河之文而言非謂龍門以北不得稱西河也王制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



里而遙亦舉河之大勢而言所謂西河者泛指頻河之地非專指一處春秋之世晉爲強大西有河外與秦接境漢書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間此在今延綏榆林之境左傳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注家未詳其地蓋在晉都之西是則西河之名不專屬一地明矣自三家分晉魏氏得晉西河之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州又引括地志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堰城當爲隰城之訛晉改慈氏縣爲隰城縣唐上元元年改西河縣卽今汾陽縣也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餘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

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元和郡縣志云汾州西河郡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又云謁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餘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又云卜商祠在西河縣北四十里按謁泉竭泉隱泉一山而三名而子夏石室之在此山兩書無異詞蓋汾州西距河僅二百餘里故有西河之名曹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於此亦必因古名命之且子夏教授之石室在焉則汾州之爲古西河審矣鄭康成注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云龍門至華陰之地後人疑子夏不當居汾州以此然康

成究未實指西河所在似猶疑而未決之詞史記索隱引劉氏說稱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然元和郡縣志同州不言有子夏石室恐是附會不足信史記胡衍謂樛里子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正義以爲西河之外謂同華諸州也傳記稱子夏教授西河矣不云教授西河之外則以爲在同州郃陽者益難據卽曰魏都安邑去汾州爲遠然汾實在魏之封內以廣輪計之不過五六百里之間文侯果能尊師重道何患遠莫致之元和郡縣志載魏文侯墳在孝義縣西五里段干木墓在孝義縣東北二十五里前哲相傳已久

則子夏之教授於此亦何疑焉若史記匈奴傳所云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者似又在汾州西北蓋魏時西河郡境跨大河之西與上郡壤相接漢志秦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者卽謂河以西之地非能盡西河之域而得之也其他史傳稱西河者不一史記趙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蓋趙之北境亦距河故亦稱西河而非魏之西河也史記韓信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而李左車謂信涉西河虜魏王此夏陽之西河非汾州之西河也漢武帝置西河郡治富昌縣在大河之西今爲塞外河套之地與汾

之西河尤遠汾陽舊志凡文涉西河者并摭入沿革擇焉不精徒啟後人之惑故辨之如此

中陽考 曹學閔

按以趙之中陽爲今汾州府孝義縣地者其說始出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而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因之要之皆本於括地志也秦本紀惠文君後九年伐取趙中都西陽正義云西陽卽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東十里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正義云括地志中陽故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寰宇記汾州六國時屬趙趙世家云秦侵我西河中陽是也不知漢之

西河非魏以後之西河也。然則魏以後之中陽亦非周秦以前之中陽也。考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云：汾州禹貢冀州之域，在虞及周屬并州，春秋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謂此而不引趙世家之西河，則知其時西河已不一矣。云秦屬太原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理富昌，則知漢之西河去汾州遠矣。云後漢徙離石，卽今石州離石縣也。按離石爲今永寧州，在府西北百六十里，亦非今汾州治也。云獻帝末荒廢，魏黃初二年乃於漢慈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是。按慈氏卽茲氏，漢志屬太原而不屬西河，則知

漢之西河郡與南部都尉塞外相接而今之汾州治賓  
古西河而其後爲曹魏時所復置明矣又按郡縣圖志  
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西河郡中陽縣於今理  
觀此可知中陽自西河郡移置慈氏而非漢之所謂中  
陽也云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靈石縣東  
置永安縣貞觀中改孝義因縣人郭興孝義故名志又  
云西河縣本漢慈氏縣曹魏於此置西河郡晉改慈氏  
爲隰城縣上元中改爲西河縣觀此可知隰城亦慈氏  
所改而非漢西河郡屬之隰成莽曰慈平亭者也然則  
趙之西河中陽或謂與漢之西河郡屬隰成相近則

而括地志乃以當唐之汾州訛矣。而張氏據之以釋趙地。樂史因之以証汾州訛之訛矣。再考酈道元水經注亦兩載中陽。其一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世謂之西河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晉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縣舊縣也。按曰舊縣者永嘉後省入隰城故也。此中陽卽今汾之孝義也。其一汾水南逕大陵縣東。注云汾水於縣左迤爲邬澤。俗謂之邬城。許慎說文曰馮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邬澤是爲祈穀。卽爾雅所謂昭餘



祈矣。按顧氏方輿紀要，昭餘祈藪在祈縣東七里。祁縣在汾州府東北百里，而馮水所出之中陽又在祁縣之西。其距孝義縣在汾州府南三十里者遠甚。此中陽當爲漢西河郡屬，而史記所謂趙地者是也。要之汾之西北，鄆城離石，在春秋時多近趙地，而自汾以南，其爲魏之西河地無疑。夫釋地者，當知西河有二，中陽亦有一，卽隰城亦有一，卽不得強據史記中陽以附會今之孝義爲趙地矣。

參軍廳壁記

毛麟

乾隆十有五年庚午，余始至茲署，廳事後所謂二堂者，

較斜四楹東西廡共四間其後爲棚者一僅容爐竈周旋四顧無可以安家室者有老役立於側詢之則云此地舊嘗有樓久頽已無遺蹟署前小屋四楹北嚮曰花廳腐黑撓折望之危不敢進北方少薪用石炭謂之煤火盡而質留積於隙地余先使負煤入城空驅之歸者酌與之錢取其積以去將及一月地始平明年太守鶴村李公念茲署不修外無儀形內無以託處命州縣分助之費遂於夏末構屋四楹以居東廡四閒西廡一閒補其垣之缺者季秋功竣費白金近三百得於助者半南來妻孥始可依棲越十年庚辰夏連雨七晝夜而花

廳全傾倒在地署故有關聖廟偏在儀門左因并馬祖廟俱移建別爲一院廳事後之東廡則展以爲客至設坐之所門亦得如制寬拓工起七月中旬畢九月中旬費又三百越五年甲申秋立亭陳侯來尹汾陽過余顧二堂作欹狀戲謂余曰此巖牆比也太守月峯張公亦每言及此遂以明年季夏撤二堂及西廡盡更之以新費近四百蓋竭蹶從事而得於陳侯所助者百有五十先是庚辰之役署前取土得水甃井一今去井稍遠增沃馬棚三間儀門西增設牌樓以表門凡坳缺漫漶次第修整赤白之茲署於是稱完好計余之至忽忽十六

載矣。憶自少時讀左氏春秋，其言叔孫婼也，曰：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未嘗不忻慕其事。況余以無能，宜久安下職，而又賴上官暨同寅之以其不敢妄自菲薄也，畫及其居處，豈非幸與？豈非幸與？故總其顛末，用書之屋壁。

重修護城石隄記

丁宗懋

臨城東距湫河，湫水經大小連枝山北，與榆林諸溝匯激而西射，以與城嚙。築隄所以護城也。自前明嘉靖兵備副使趙公度地河壩，伐石爲堰，後之繼斯役者屢修屢圯。歲以有事，迄明之季，兵燹相仍，而當年遺蹟遂與

山埤麗譙盡付馮夸矣。越雍正壬子，水暴至，延及城內，居民蕩析。時請於覺羅石大中丞，得報可，發公款三千，築而新之。從東門而南，延袤百三十丈，則茲之石隄是也。昔爲荒墟，今列廛市，依斯隄以宅爾宅者，且三十年。亡何歲月寢深，根埤剝落，縫裂罅穿，難與持久。其迤北一帶，水勢益蹙，近時郡伯張公會加補苴，疊亂石而糝以灰沙，亦隨漉漫，不可復識。壬午春，予令茲土，竊以爲欲衛民，莫先完城；欲完城，莫先急修隄。顧未信而勞弗敢也。其明年，遂與邑之紳士里老謀，謀僉同，不以予爲勞，而任之。量力捐輸，匪徵而集，則費省於前也。羣力趨

赴必值乃傭則人不滋累也方春經始徂秋告竣庀石  
蟠基惟深且固編縫則綴以鉄錠層累則貫以鉄管蓋  
歷稽前代興廢之跡而底法加密焉隄旣成或曰水之  
爲城患者以不由東山崖下故道行耳宜鑿渠以引之  
或又曰城以北舊爲趙家崖崖踣而水乃直薄城下宜  
墩於崖以捍之顧予觀湫水漲溢奔沙徙岸木石俱下  
鑿未息肩淤不旋踵若趙家崖踣其上游適抵最衝挾  
甃石之功以禦撼山之勢是螳臂而當車也何足與洪  
濤爭怒哉因扼隄之中權更爲築臺狀如堰月與隄相  
抱以避趙家崖之衝也水勢至此得稍停泊又若廻旣

倒之狂瀾以漳而東之者登臺南望則石大中丞之遺澤新焉其北則今所增築直繞城隅而止枕殘堞駕長虹晨炊宿靄空翠霏濛此湫川煙雨之所以稱勝概也竊於斯臺有取云故並及之

學宮開路記

丁宗懋

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以極高明則壅蔽者務去焉以致廣大則窒礙者必通焉要在識其所從入毋惑於他岐而已學宮前臨大街廣不盈數武南向廬舍參差規模湫隘跬步間未嘗不歎面牆也其窒礙壅蔽也孰甚癸未冬予亟與諸紳士約捐置李姓常姓宅若干間撤而

去之既復購楊姓牛姓宅各一區惟牛姓宅之在西偏者留爲縣尉廨餘亦撤而去之自是疊嶂層巒軒豁呈露攬秀挹青令人意境俱遠矣學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從始入以馴至於高明廣大之域斯所謂能由是路者乎予方擬構先師牌樓以崇觀瞻引牛澗水作外泮池尋以有事於城工未遑就緒爲紀其廣長丈尺以俟君子時乾隆己丑天中節也

臨縣修城碑記

丁宗懋

皇上御宇之三十年詔天下有司相視城垣圯者修之殘缺者補之毋習故常徒侈靡費毋事苟簡徒飾外觀



黜浮崇實以爲一勞永逸計維時彰大中丞秉節方新銳意率作晉省之以城工請者凡十有八州縣而臨與焉臨之城完舊之功半新建之功亦半先是估費盈數萬乃省之又省約二萬六千有奇而工在萬兩以上者例得委員分修因卽其段落析而爲三自東南隅至於西屬汾陽令朱濬任之自東北隅至於西屬孝義令王椿任之其正東一面俾宗懋董其成焉以丙戌暮春筮吉從事明年丁亥九月甲午牘告成夫興大作集大衆古聖人常慎用之春秋凡城必書重勞民也詩稱寔墉寔壑而以韓城之溥歸美於燕師所完則承平所事矣

其時暇故其力豫民雖勞又烏可以已乎我國家世際承平內寧外謐斯民之暇且豫也固宜乃猶重其勞之也用民之力卽以軫民之艱費惟取諸公帑役不煩於鼓鑿門無鷄犬之驚野有耕鑿之樂年穀順成人罔弗給百工輻輳市肆帖然豈非興事集衆用之自有其道哉是役也以備不虞而資捍禦也抑所以壯太平之觀瞻也宗懋雖不敏敢敬述以仰承 天子之休命

黃櫨嶺候館闢路記

朱濬

汾陽古茲氏也羣山亘其右汾川行其左而黃櫨嶺爲西山之隘口東魏武定中齊獻武山北道度赤磎嶺斛

律金爲南道軍司則繇黃櫨嶺出與之會前代嘗置關嶺上憑高爲固循山峽而東則金鎖關亦曰向陽關元天歷初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塹壘石是也東於峽曾不容軌峽之南取徑亦西達黃櫨乾隆丙戌秋城臨縣余分與其役明年秋事竣凡募工匠踰三百里乃抵臨余念未傳功不計儲值則工匠苦途遠因令一往一來卽鑿治道路不虛其在途之口東起黃櫨之東二十里西越嶺行永寧州境又三十里許曩者崎嶇嶮陁至是始可通車無阻當嶺之隘舊有廟曰石雲菴去居民遼闊東西行仰空循磴力疲喘息不能定乃躋乎是況大吏

以歲時行部歷險僻度雲霄誠不可無在疆候館茲廡  
南嚮四楹東西廡暨廚竈備門亦四楹兩旁爲茶亭蓋  
余於城臨工竣之月歸而創建焉然山高風勁阪陲敲  
危房舍道路均成之甚難而廢壞也易都數歲中便官  
之日暫便民之日久倘蒞斯邑者恒治之於未廢修之  
於未壞其暫者屬在典文久者尤施政大經也用識歲  
月以俟後之君子

永安鎮候館記

朱濬

縣令畫地而理有城池民人社稷如古諸侯然上屬於  
府又上之則監司大吏汾陽雖倚郭縣而其北卽與太

原之文水鄰大吏以時省疆土觀民風由太原而來過  
文水居汾陽北境首及永安鎮疆之寓望宜於是乎在  
乾隆己卯知縣馮兆麟因舊義倉地爲公廨凡四楹左  
右廡各三間余以丙戌來茲邑見庠舍址隘且敝側漫  
漣倉卒除門戒候仍假民居待公用顧未能卽展新之  
戊子秋仲乃購其旁地增北庠二間小房一間東三間  
畫分兩院前構四間在西照牆一左側樹碑一禁胥役  
毋藉備公館名擾里民稽之周官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永安距縣治三十里禮堂設路室而地

寔入疆之首。侯館修除。在疆事也。可云非官守責歟。因書以志諸石。

晉邑令賈公墓碑記

王謀文

公諱渾。晉太安二年。爲介邑令。時劉淵起離石。遣其將喬晞攻陷之。公抗節不屈。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將殺之。尹菰曰。盍舍諸以勸事君。晞不聽。遂遇害。夫人宗氏年二十餘。晞斃其色。夫人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晞又殺之。淵聞而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豈有後乎。追晞還。收公夫婦屍而合葬焉。

祭之以禮。嗚呼！忠烈之感人如是。夫典午當八王爭國之日，外患迭起，五嶽三塗並皆淪陷。其間分符郡邑，開門延欸者，所在多有。而公屹然孤城，與之存亡，恨血殷紅，偕其伉儷，是已足不朽於天壤。寧獨介邑也乎哉？雖然，介固公土也，守於斯，殉於斯，其隆然而若斧者，蓋忠魂貞魄之所棲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介之人無忘焉。余既拜公於墓下，爽然興感，因次其事而勒諸石。

張良村增堡修廟記

王謀文

張良村爲介邑東南巨鎮，聚廬而處者幾數千指，環四隅以爲堡，門墉雉堞而捍而衛，因擇其地之爽塏者以

爲春秋所報之所則廟祀興焉廟在堡外坤隅祀晉邑  
令賈侯當侯之令介也值喬師之難侯與夫人身殉之  
葬於城南城南之人感激於忠節之氣就其墓所而作  
之棟宇陬日笙吉吹笙設燔婆娑而饗之固以爲神之  
所棲錫福於民者近也村之於墓遠矣乃亦作廟以祀  
之而且以命社且以報功若詩之歌良耜焉者是豈侯  
之靈卽足以當勾龍后稷之所司歟聞諸祀典能捍大  
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侯之與城存亡生而勤  
勞著於介死而呵護被於介則夫祀於城南祀於是村  
其又奚擇況精英所達寔足以感風雲而動雷雨哉廟



之建不詳所始按碑記修於順治年又修於乾隆初年  
歲月既久傾圯隨之村人議用補葺而復慮乏財之難  
於藉手也適一時有增堡之舉堡本缺西南形如曲尺  
外向而廟址故當其缺爰於版築所屆傍廟址而折旋  
之使堡外勸植之地易爲堡內舍基計二十餘畝以俟  
卜宅於斯者卽其價爲修廟之費廟工與堡工並起閱  
二載告成自正殿及旁殿皆重葺加獻亭樂樓鐘鼓樓  
若干楹巍然煥然望之鬱鬱蔥蔥蓋廟與堡始稱壯觀  
矣至廟名龍天無可據意斯民仰之如天而以龍爲陰  
雨所由施也然則介民之有望於陰雨從可知也

春秋致祭文潞公祀堂碑記

王謀文

有宋潞國文公以太師致仕居洛年九十二薨葬於河南之登封縣而公介人也子孫之在介者綠水木之義建祠於縣治之北關有堂有廡有几有筵爲穆爲昭以烝以禘至於今而子孫則稍微矣

皇帝御極之三

十有三年謀文來宰是邑暇日肅衣冠謁祠下其子孫暨鄉人於是乎觀禮乃合辭而進曰文氏之有是祠也不載祀典而公之勲業功名沿及千年後嗣漸替誠慮犧牲之不共駿奔之不恪將無以妥先靈而貽典禮之缺計唯請於官而官爲之祭庶幾永永不朽余曰然凡

祀典有二祠於功德所以勸忠也祠於子孫所以廣孝也禮以義起事以時增則就廣孝者而移以勸忠亦兩合之說也爰於次年九月稽史傳繙譜牒具文申請撫憲鄂藩憲朱皆曰可卽據陽曲縣致祭狄梁公之例準於本縣繁費項下春秋支銀四兩以祭永爲令典蓋公之祀祠今其真不朽已乎顧予竊謂公與梁公其功勲等而福澤寔有過焉者當天后革命之日李氏不祀如綫梁公委蛇周旋卒復唐祚而公於仁宗違豫時京師業業獨賴公持重繼而調護兩宮俾之孝慈無間古大臣善處骨肉以爲宗社計洵有然者乃梁公以後事

屬五王虞淵反日卒不親見其功之成公則逮事四朝  
優游致仕領袖耆英寵光奕世是梁公之所不能及而  
今於祀事嬈而同之卽公其奚讓焉余旣喜其事之得  
所請而且冀文氏子孫之遵守之因勒諸石復作歌以  
祀公歌曰縣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虬勝之水兮  
差差公之來兮悠然以思翳公居洛兮領耆英元老宿  
德兮信史是徵唯故國兮衍雲祚昭事不忒兮是禋是  
烝爲公作廟兮神式憑雕甍起兮華榱承粵祀典之不  
彰兮慮及奕世官爲理兮長使勿替明粢盛兮肥牲麗  
春秋執事兮視唐文惠几筵重飭兮廟貌鮮晉蕭四達

今年又年。國典旣渥。今祖德以宣。吹簫擊鼓。今彈神絃。芬芬苾苾。今通後先。縣之山。今勝之水。碧嶂層層。今白石齒齒。唯公功德。今與之比。廟無圯。今碑無毀。告子孫。今昭萬禩。

長庚橋碑記

鄧必安

縣有城。城有池。池有橋。此通制也。獨邑西池之長庚橋。藉郭門外之堰。爲保護其修防。有不得不詳其本末者。自郭門而西。盡高原。遇大雨。則西原數里之水。歷西關而東。注於西池。甚且爲城害。舊於郭門外。橫築堰一道。而又直北濬溝。障水北流。不使入關。迨歲久。堰廢溝平。

無事日亦覺坦途可安茲戊子夏大雨連旬復丁水害  
暨水去橋傾城門之軌驅遇池塹橋安得不修第橋成  
而堰廢如故非若修橋之難緩須臾也適余承乏茲邑  
閱視之下詢悉西城內外爲宣化坊再西爲城西廂築  
堰則專屬西廂地方承辦因墮廢日久修築滋難乃勸  
令宣化坊助築四分之一於是堰亦成而橋可無患矣  
且申明其舊規俾西廂百姓仍專任築堰之責外宣化  
坊仍專司修橋之役餘役俱免事竣勒石以昭法守焉

西河考

王竣功

西河之名見於禹貢而史家之記載爲特詳後人第弗

深考耳。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蓋主冀而言河在西，故謂之西河。然但據河言之，非以名其地也。戰國之時，魏有西河之地，而逼近於秦，其在河以東者，則趙、魏二國之分境也。故史記胡衍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趙世家主父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魏翟璜曰：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由是觀之，則二國固各以西河名其地矣。然亦但據河以爲名，而實非有分地也。漢氏以來，始建西河郡，領三十六縣，其在河之東者，美稷、中陽、平周、蘭離、石隰、城臨、水土、軍八邑而已，其餘二十八縣皆在河西，而

郡治建焉則此八邑之在西河如今河北三府之隸河南耳永和五年始徙郡治於河東之離石至司馬晉建西河國統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後代因之始異於古矣故嘗論之禹貢之西河因地以名河卽因河以紀地至戰國時則遂以河名其地矣漢之西河跨河而置郡卽據河爲郡名至晉宋後則但沿其郡之名而幾失其地之實矣今不覈其源流而直以晉宋後之西河當漢郡遂專以今之汾郡爲西河豈不誤哉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知寧鄉縣朱懋炳撰

寧鄉故趙之中陽也漢置縣屬西河郡曹魏徙中陽於



茲氏南而地併入離石後人遂以縣之設起宇文周忘其漢以前之舊矣當秦趙之際秦盡得魏河西趙離石中陽直逼秦屢爲所拔輒力復之所以爲太原之外蔽迨宋扞西夏縣西接黃河設伏落津寨而城之建乃自明景泰元年始後因韃靼部內侵樓堞敵臺漸具旣而又增高厚甃之我朝順治六年修城之西南尋修東南及樓距今且百年戊子冬檄下縣修繕城垣余周行審視女牆之缺者水槽之損壞者臺樓之頽圯朽腐者宜以次就治肇工已丑孟秋至今年閏月工竣東城南城凡爲樓二城中央樓一巍然肅瞻觀焉暨女牆水槽

亦整之咸完好按諸水經河水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  
土軍縣西漢中陽故城邈不可考今城西倚鳳山東南  
臨澗其澗導源可寒堆逕寧鄉關南來循城而北卽李  
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所謂寧鄉水者也 國家承平百  
餘年民見山之峙水之流昔時逼近邊陲今則延綏以  
徃萬里未極官與民幾若相忘於墉堡於是謂守土之  
吏爲民重且大者在詩書禮教不在城郭詎曰不然然  
而施政次第城墉臺堞之修嘗不敢以爲後茲之役都  
之費白金八百余首捐俸爲之倡縣薦紳齊志急公義  
不煩請帑而事舉余旣樂觀成績更有感於諸君子能

曉然通達大義斯正詩書禮教之澤之涵濡甚深而爲  
盛世太平之民如是其可觀也是宜有記兼與茲役者之  
姓名書之碑陰用告夫後之人

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西

圍呂公墓誌銘

魏定國

乾隆十二年丁卯夏六月年友盛京少尹呂公卒於里  
第予未能赴奠也孤子審韶將以己巳三月葬公於本  
里祖塋乃走千里來京師持狀踵門謁予銘墓予與公  
自丙戌締交都下稱莫逆後公筮仕爲西江弋陽令又  
隣郡也未一歲循聲大起耳公名甚悉嗣是敷歷中外

未竟厥施而公歿矣予忝知公其何辭按狀公姓呂氏諱文櫻字果初西園其別字也世本勝朝望族明季雲擾全晉無寧居考

封奉政大夫謹躬公避地於汾

陽之劉村時先業如洗而奉母甘旨無缺與諸昆合處無間言鄉人以孝友稱之子四人公其長也幼英特九齡出就外傳卽晨夕耽吟誦學日進旣遊庠名籍籍諸生間康熙丙戌成進士需次選曹因出遊直省所至守宰咸虛中請質因得遍悉諸方人情土俗及政治得失之故丙申抵弋陽任吏治已嫻習矣弋爲江右疲邑地瘠民貧劣衿土豪競事把持刁民效尤逋欠日積公念

爲政首在鋤強。甫蒞政卽計取市曹中所云金剛者數人窮治之。咸伏辜。又知其徒衆皆市僧小有才。貫其罪而嚴飭之。令在官造冊自贖。江右自經兵燹舊冊俱燬。吏胥奸弊百出。暨冊成具得民欠清數。而逋賦可徵矣。弋遠鄉名邵家坂者。習尙尤頑梗。公乘不意向夕出城。秉炬行萬山中。黎明達彼所。集衆反覆曉諭。衆大悟。呼曰。公無言。我曹皆良民。向未識大義耳。因檢其歷年完逋之數。第其賞罰。自此不復梗化。先是公嘗葺陳謝二公祠。乃卽祠設書院。延師擇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又設衆館於署右。擇諸生之有誼行者爲師。凡民間子弟。概

許入館貧者給衣食月立限期親往稽其勤惰第其優劣一時人士翕然又念弋邑科目寥寥賓興之歲起送有禮行李有資諸生咸踴躍趨赴有獲雋者又慮去任後其事或廢因捐俸置田每年得租二百餘石以爲資編入邑志令學師協同耆儒經理至弋人健訟譸張爲幻凡戶婚田土及命盜諸案構控累年不結公總以得情爲主一訊之後訟端永杜弋人多傳爲美談不能縷述適故相白公來撫江右稔公政績深器之會入爲大司馬力薦公得附列行取去任時弋民勒石紀遺愛是年七月爲謹躬公八袞大壽公適抵家稱祝里人榮之

抵京少司農張清恪公舉爲監督會世宗在雍邸

奉聖祖命至通查倉詢以新舊米石及終年出納

細數公心識口陳條分縷析世宗顧而異之

登極後卽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命與倉場侍郎

李公英貴等監修京通諸倉節省帑金六萬餘兩議敘  
加一級雍正元年四月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仍協辦倉

場事務十月奉命提督山東學政公念學政一官

爲朝廷養育人材厥任綦重歷試六郡精心校閱弊絕  
風清今相國海寧陳公時撫山左有秉公校士生童咸  
悅之奏旋奉溫綸獎勵公仰圖報稱益厲水操乃

科試未終，遭謹躬公變。公慟不欲生，銜哀罔極。服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監己酉科。文武順天鄉試，武科有齊生者，以未中的，不得終試。公破格收之，竟得捷。庚戌，以武殿試第一人，魁天下。人咸以此奇公。識尋陞通政司右叅議。九年，督修郭莽爾格隆二寺，不踰年報竣，改授奉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公念陪京重地，加意振飭。於奉錦二府各建考棚，復量治學田，試期給飲食，以遽請增學額，殊失

上意降

旨切責，尋議上鐫一級。公

遂歸。時甲寅歲也。乾隆元年，蒙特旨召見，尋告歸。前公遊宦時，已奉謹躬公自劉村遷鴻士所遺果園，推



從兄斗瞻居之。至是就所居隙地，藝花竹，構小室，有終焉之志。暇日，與二三親故結耆老社，每集或清談，或野步，或敲棋覓句，必竟日歡譙，以爲常。家居閱十四載，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一至公門。郡守張公嘗贈聯云：聲華高栢府，雅望重西河。邑宰沈公亦贈詩，有句云：嵩陽酒市人同伍，渭水漁家品一流。其高風可想也。公內行修飭，少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無所忤。休歸，建宗祠，櫟題楹，楠胥循制，祠成奉祖父母。父母兩世主入祠。春秋集子姓入祀，惟虔。諸季久分居，朝夕恒過從，無間於諸子。皆視之如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同官黃某故人子馬某

值窮途咸解橐以濟其困今猶嘖嘖人口丙寅孟秋朔  
爲公七十懸弧之辰親隣致祝顏其堂曰善氣怡人共  
歡呼永日而去謂自是而耄耄期頤鄉人之所以壽公  
者將更十年而一進固綿綿而未有已也孰意其遽止  
於是哉公歿於乾隆丁卯距生於康熙丁巳得壽七十  
有一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

覃恩

誥授

奉政大夫以少尹降一級例授朝議大夫元配賈氏同  
邑國學生諱三德公女

誥封宜人例封恭人歿於

乾隆戊辰距生於康熙辛酉得壽六十有八側室于氏  
歿於乾隆乙丑距生於康熙丙寅得壽六十王氏張氏

子二人長審韶雍正壬子科舉人揀選知縣于氏出娶  
同邑魏氏繼娶同邑樊氏次審信張氏出聘同邑朱氏  
女三人長適同邑國學生賈生瑣次適同邑候補州同  
宋國珠次適介邑國學生范清澧銘曰卜子西河有石  
室淨心寺故潞公宅彼汾一曲六三德代有名流蔚史  
冊帝顧西江土多瘠安得民生有起色我公蒞政  
翕以闡谿山遠所羣情帖懋績升聞畀京秩天庾政繁  
深擘畫山左人文喜矜式陪京更溥詩書澤諸生宜且  
遵成額遽請恩施疑汲汲帝念老成姑薄斥宣室  
有問將前席賢人竟值龍蛇厄彼蒼者天難致詰彌望

青青原上柏蕭瑟悲風吹白日